

人文經典
譯叢 三

查拉圖斯特拉 如是說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尼采 著

Friedrich Nietzsche

黃明嘉 譯

中和出版
OPEN PAGE

譯者前言

尼采最具轟動效應的扛鼎之作：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黃明嘉

一、《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影響

在尼采所有的著作中，《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最具轟動效應的扛鼎之作。特別是「超人」這個幻象自 19 世紀 90 年代起便使同代儕輩走火入魔，促使他們對查氏學說的多義性和矛盾性進行研究。那時有些人幹壞事也藉助查拉圖斯特拉的榮名；那個年代的文學和音樂都為「超人」額手稱慶，認為「超人」體現的是權力和勝利的意志，屬於此類的作品有歌頌拿破崙的劇本《超人》（布萊普特勞，1897），交響詩《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斯特勞斯，1896）；《勝利之死》（阿倫齊奧，1894）甚至謳歌超人不僅是生的楷模，而且也是死的表率，於是超人神話也走進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前線士兵的戰壕，陣亡者的遺物中常常就有《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本書；希特勒和希姆萊之流以超人自況，真是荒謬至極；

托馬斯·曼對超人的理解則與以上觀點迥異，他夢見唐·吉訶德就是查拉圖斯特拉，在這個唐·吉訶德式的悲劇思想家身上，體現了自我犧牲精神，體現着勇於向敵人的真理發起攻擊、不屈不撓的意志。

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結構

此書四卷寫於 1882 年至 1885 年間，四卷完整地出版則是在 1891 年。

四卷各分成若干章，每一章的標題提煉出本章「訓導」的主題（比如「論愛鄰人」「論……」等）。有些章再細分為用數字編號的小文段，大多以「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模仿梵文習用語「聖者如是說」）作為結語。每章的各段大多由三至四行或少於此數的文字組成。

每段都是獨立的，與前後段落幾乎沒有認知和論證的邏輯關聯。各文段只統一在同一主題中，主題即是標題所指稱的。它們無不具有果斷的評判特質，外表鬆散，但主題集中。

前兩卷是查氏對聽眾談話，第三卷常是自言自語，第四卷中，教導和自言自語讓位於身居高位的代表人物和各種思想；查氏最終雖被這些人弄得十分失望，但仍舊期待那個「偉大的正午」。前兩卷佔主導地位，是具有訓導意義的元素，而後兩卷則越來越富於表現力和藝術特徵，其中包括插入的抒情附件，比喻、滑稽模仿、嘲諷俯拾皆是，強調的是戲耍

特徵，尤其是第四卷宛如四壁鑲嵌着鏡子，活脫脫照見各色人物的醜臉。

尼采的整體思想極為豐富，他的創作亦如是，首先表現在對查氏活動領域的描寫，他從低處攀至頂峰，復又下到山谷，他輾轉奔波於高原冰雪和灼熱南方、海洋和山嶺、沙漠和城鎮之間，以兩種地域風貌為主：東方的和古典的。東方地域中有沙漠，樹蔭和井泉；古典的為地中海中的各島，充滿對天堂美景的憶念。風景裡的主導題材是太陽和海洋。太陽宣佈啟程，而海濱的船隻在期待着漫遊者並將其渡載到新的土地上。查氏的思想幾乎都集中在過渡的意志上，常用橋、彩虹等具體形象來表現過渡的意志。

三、《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 超人和永恆輪迴

本書主人公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約公元前7世紀—公元前6世紀），其名意為「駱駝的駕馭者」，他是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的創立者，該教傳入我國是在6世紀南北朝，被稱為祆教或拜火教。該教派主張善惡二元論，認為宇宙間存在善與惡、光明與黑暗兩種力量的鬥爭，而火是善與光明的代表，故該教以禮拜「聖火」為主要儀式。

尼采偽託查拉圖斯特拉的大名寫成此書，但他在書中講授的大道理與查氏毫不搭界，其實是尼采本人的一家之言，

但不用《尼采如是說》書名，也許是想擴大宣講的效果吧。

超人是本書的中心主題和「教義」內涵，然而要具體描繪出超人的特徵殊非易事。尼采對這個超人的設計與其說具有拉丁文 *supra*（超）的特徵，還不如說具有拉丁文 *trans*（過渡）的特徵。正如查氏超越各種價值和真理一樣，他認為人也是應該被超越的，抵達彼岸即意味着新的啟程。超人不服務於某種理想，不崇尚上帝，不聽憑獨裁者和貪權者的權慾擺佈，他不禁慾，也不淫蕩，不囿於任何現行的哲學、道德和政治教條，總是超越佔統治地位的各種理想和價值；他不是最終達到甚麼目的或故步自封，他只是催逼自己啟程，要求超越現今的人生狀態。這種人生狀態究為何樣？查氏在構思自己的目標時一貫拒絕別人闡釋的單義性，那麼對那種人生狀態的理解也就只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他的講話只在涉及擺脫甚麼而獲得自由時才是確定的，可理解的；反之，當涉及自由要達到甚麼時，他的講話就是不確定的，空洞的。但通篇說的是亟須為擁有血肉之軀和生存意志的人尋找自由，而且不是在彼岸尋找，要在塵世尋找；通篇都在為自我決定而歡呼，但自我決定如何創造或如何達到，則只能以同錯誤的形態和外部決定（理想、教士統治）劃清界限來表達了。首先要有擺脫羈絆的自由，然後才有創造的自由。

超人的界定是多義的，在本書第三卷末尾引入「永恆輪迴」這個中心思想後，使超人概念更加撲朔迷離了。一方面，

查氏內心被超越自我和提升現時人的熱情，亦即求變（創造新的神話）的意志所統治；另一方面，一切變化又無可改變地永恆輪迴。倘若不斷輪迴帶來的總是相同的東西，那麼人怎能超越自我變為超人呢？如此看來，永恆輪迴與重新啟程是矛盾的。啟程的樂觀情緒讓人期待的是別的東西，而非同一個東西。倘若輪迴也意味着渺小之輩的輪迴，那麼這超人的概念是令人質疑的。

超人與永恆輪迴相矛盾，正如《尼采全集》裡有關美學、藝術、道德、宗教、心理學，有關藝術和哲學領域的代表人物的言論常常矛盾一樣。尼采曾把自己的思想格局比喻成一場舞蹈，這種舞蹈沒有精心設計的舞蹈動作，而是試驗性質的表演，不斷地改變姿態，不斷地修正自我，而且在不斷地運動。尼采說讀他的書須有「尖牙利齒和強大之胃」才行，又說《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居於三千米高空，其副標題是「寫給所有人又不寫給任何人」，其意就是說，他的這本心血之作只為那些真正用心研讀的人而寫。所幸，當人們覺得此書艱澀難「啃」之時，尼采又為讀者指出一條索解途徑：

他借查氏之口在演講中說：「我給你們說出三種變形：精神怎樣變為駱駝、駱駝怎樣變為獅子、獅子怎樣變為孩子。」在這個比喻中，駱駝具有忍耐力，承載着傳統和保存傳統，它承認並維護傳統的價值，要把傳統承傳下去。它馱載這個最沉重之物進入沙漠，正如查氏隱居起來對已有之事

作個清算一樣。他在隱居處猶如駱駝變成獅子，把「你應該」的社會倫理準則、把每個價值予以摧毀。獅子這時尚不能創造新的價值，卻能為新的創造創造出自由。鬥爭和破壞是中間階段唯一的能力，但它通過否定已有之事為新的前景——即在第三階段捉住孩子——奠定了基礎。在孩子身上滋生一種更高而有益的純真，使新生命具有遊戲人生的態度。查氏本人一直置身在第二階段，這頭獅子用反命題、用反真理將每個命題和真理撕咬得粉碎，在真理中揭示謊言，在理性中窺出荒謬，在道德中看到野獸的慾望，在朋友裡發現仇敵。查氏以顛倒和對抗為武器，同形形色色的理想主義作鬥爭，認為它們是騙人的神祇，教士、高貴者和智者等均屬理想主義的中心人物。

在此書中，駱駝代表歷史維度（否定），獅子代表現實維度（鬥爭），孩子代表未來維度（創造），這三個時間維度，或者說這三個審美元素便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既是哲學又是文學）具有永恆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四、《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風格

與查氏言論既動聽又矛盾的內容一樣，寫作風格與手段亦如是。

路德翻譯的《聖經》是本書的偉大典範。查氏宣告的新真理進入上帝啟示的傳統，它意欲具有《聖經》的有效性。

它利用《聖經》的語言手段，並諷刺而滑稽地加以模仿，包括題材、短語、語法形式，乃至細小的提法。在內容上就與《新約全書》有許多共同點：查氏也是在 30 歲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他在山中佈道，在湖畔講學，收授門徒，其中有一位最受他的青睞。病者找他看病並被治癒。他的講話滿口《聖經》詞彙和短語：「你們看呀」「真的」；用遠古時期的 also 代替 so；aber 後置；使用「弟兄們」或「兄弟」這個稱謂；第二格的使用也是聖經式；陳述部分的開頭仿照《新約全書》句型：「正當彼時，查拉圖斯特拉遭受……」還使用《聖經》的引文比喻、格言，或譏諷地加以模仿，以此對陳詞濫調反戈一擊（比如：「正如我們不會像母牛那樣回頭一樣，我們也不會進入天國」）。

除《聖經》外，荷爾德林的影響也值得注意。查氏接近或疏離人群、對未來的幻想、語言的雄辯特色，與荷爾德林的《徐佩里翁》極為相似。

本書的雄辯風格充分利用演講技巧，通過使用第一和第二人稱代詞為個人和聽者的關係作好鋪墊，查氏用驚呼和指令引起聽者的關注，借聽者之口說出答案。還借用一切可能的重複手段，使論點深入人心。重複的不僅是個別字眼、句子成分，而且還有整個句子。重複是為讀者製造強烈的心靈感應服務的。

為取悅聽者，就須避免直來直去，故查氏演說中的比喻

比比皆是。動物，特別是猛獸（獅、虎、豹、鷹乃生命力和渴望自由的象徵）的作用尤著。以猴子譏諷逢場作戲，以駱駝比喻忍耐和麻木，以孔雀嘲諷虛榮等。一直陪伴查氏的鷹代表獨立，蛇代表智慧。形形色色的風景表現人的種種狀態，比如漫遊者登臨絕頂，俯眺深谷，比喻正在向超人邁進的途程中隨時會有墜落深淵的危險，然而這是對自我的超越。山和沙漠讓人聯想：人在此處可從各個方向大步向前邁進；海讓人預感死亡和永恆，舟楫渡載漫遊者超越深不可測的大海。查氏常常同詞彙、成語和格言遊戲，比如他在「屈服」這個詞組上只添加一個字母（變為「向那個十字架屈服」）就辛辣地將基督教凌辱了一番。「論貞潔的知識」是影射有關聖母學說的教條的，《浮士德》下部裡的「神秘合唱」、《哈姆雷特》的某些話語、康德著作的某些文段被篡改並諷刺模仿，用來反對「神聖的財富」。凡此種種風格手段一方面服務於「學說」，另一方面也服務於創造自由的否定遊戲。

目 錄

第一卷

查拉圖斯特拉前言	003
查拉圖斯特拉的演說	022
論三種變形	022
論道德講壇	025
論信仰彼岸世界的人	029
論蔑視肉體者	033
論快樂和激情	036
論蒼白的罪犯	039
論閱讀和寫作	042
論山旁之樹	045
論死之說教者	049
論戰爭和戰士	052
論新偶像	055
論市場的蒼蠅	059
論貞潔	063

論朋友	065
論一千零一個目標	068
論愛鄰人	072
論創造者的道路	074
論老嫗和少婦	078
論毒蛇的咬噬	081
論孩子和婚姻	084
論自由之死	087
論饋贈的道德	091

第二卷

持鏡的小孩	099
在幸福島上	103
論同情者	107
論牧師	111
論道德家	115
論流氓無賴	119
論毒蜘蛛	123
論著名的智者	128
夜歌	132

舞蹈之歌	135
墳墓之歌	139
論超越自我	144
論高尚者	149
論教化的國度	153
論純潔的知識	157
論學者	161
論詩人	164
論偉大事件	168
預言家	173
論解救	178
論人的智慧	184
最寂靜的時刻	188

第三卷

漫遊者	194
論相貌和謎	198
論違背意志的幸福	205
日出之前	210
論逐漸變小的道德	214

橄欖山上	221
離棄	225
背叛者	230
歸家	236
論三件惡事	241
論沉重的思想	247
論新舊招牌	253
痊癒者	278
論偉大的渴望	287
另一支舞曲	291
七個印章	297

第四卷

蜂蜜祭品	305
緊急呼號	310
與兩位國王的談話	315
水蛭	321
魔術師	326
遜位	336
最醜陋的人	342

自願行乞者	349
影子	355
正午	360
歡迎	364
晚餐	371
更高級的人	374
憂鬱之歌	387
論科學	394
在沙漠的女兒們中間	398
覺醒	407
驢子節	412
沉醉之歌	417
徵兆	427

查拉圖斯特拉前言

一

查拉圖斯特拉三十歲離開家鄉和家鄉的那個湖泊，來到山裡。他在山裡安享自己的智慧與孤寂，十年樂此不疲，但最終他的心情起了變化——一日早晨，他伴隨朝霞起身，迎着太陽走去並對太陽說：

「你偉大的星辰啊！倘若你不擁有你所照耀的一切，你的幸福何在！

「長達十年之久，你總是上山來到我的洞府：假如沒有我、我的鷹和蛇，你也許會對你的光和對這條路感到厭倦吧。

「我們每個早晨等你，接受你那充沛之光，並為此向你祝福。

「看呀，我對自己的智慧已感厭倦，猶如採集過多的蜜的蜜蜂一樣。我需要人們那伸開的雙手。

「我要饋贈和分送，直到人群中的智者對其愚昧、貧者對其富有再次感到快樂。

「為此，我必須下山至幽深處，正如你傍晚所為，落到海的背後，還將光明帶給下面的世界。你，擁有充沛之光的星辰啊！

「我必須像你一樣下去，正如人們所說的『日落』，我要向他們走去。

「那麼，請你——看出至幸而不嫉妒的寧靜之眼——為我祝福吧！

「為溢流的杯子祝福吧！水似黃金從杯中溢出，帶着你那極樂的光焰走向四面八方！

「看呀！這杯子又要空了，查拉圖斯特拉又要變成人了。」

如此開始了查拉圖斯特拉的下山過程。

二

查拉圖斯特拉下山了，他形單影隻，沒有遇到任何人。可是當他進入森林，驀然有一個老人站到他面前。這老人離開他那神聖的茅舍到林間來找樹根，他對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這位漫遊者對我來說並不陌生，多年前他從這裡走過，他叫查拉圖斯特拉。可他已經變了。

「當時你帶着灰燼進山，今天，你要帶火到山谷裡去嗎？你難道不怕因縱火受罰嗎？

「是的，我認出查拉圖斯特拉，他的目光淨朗，嘴上沒有厭倦表情，他的走路姿態不是像個舞蹈者嗎？

「查拉圖斯特拉變了，他變成了孩子，現在，查拉圖斯特拉是個覺醒的人了：可你到昏睡者那裡去幹甚麼呢？

「你曾在孤寂中度日，如同生活在海上。大海將你承載。唉，現在你真要上岸去？又要拖曳自己的身體？」

查拉圖斯特拉答道：「我愛人們。」

聖人說：「我為何遁入森林、荒郊？難道不是因為太愛人們嗎？

「現在我愛上帝；人，我是不愛了。我以為，人是一個太不完美的東西，愛人們將會葬送我。」

查拉圖斯特拉答道：「關於愛，我說了些甚麼！我要贈送人們一個禮物！」

「甚麼也別贈給他們。」聖人說，「寧可從他們那兒拿走一些負擔，幫着他們一起分擔——這對他們最為有益，倘若你要行善的話！

「如果你要給予，除了施捨之物就甚麼也別給，而且要讓他們乞求施捨！」

「不，」查拉圖斯特拉回答說，「我不施捨。要施捨，我還窮得不夠呢。」

聖人嘲笑查氏，說：「你瞧呀，他們會接受你的財寶嗎？他們懷疑隱士，不相信我們來是為了贈送禮物。」

「在他們聽來，我們穿過里巷的足音過於淒寂，正如他們夜間躺在床上聽見有人在日出之前走路的聲音，他們便會自

問：『小偷要上哪兒？』

「別到人群中去，就留在林中吧！還不如到動物中去呢！你為何不願像我一樣——群熊中之一熊，百鳥中之一鳥？」

「請問聖者在林中做甚麼？」查拉圖斯特拉問。

聖者答曰：「我創作並演唱歌曲。創作歌曲時，我笑，我哭，我喃喃而語：我是如此讚美上帝。」

「我用歌唱、用笑、用哭、用呢喃讚美上帝——我的上帝。可是，你要給我們甚麼禮物呢？」

查拉圖斯特拉聽到這話，就向聖者致敬，並說：「我能給你們甚麼呢？還是讓我快點走吧，我又不拿你們甚麼！」——如此這般，老者與查氏分了手，他們笑着，像兩個孩子在笑。

當查拉圖斯特拉獨處之時，他內心在說：「真不可想像啊！這個老年聖者悠遊於林下，竟然沒有聽到任何關於上帝已死的消息呢！」

三

當查拉圖斯特拉來到這個緊靠森林的市鎮，他發現市場上已聚集着許多人，因為有人已經預告可觀看一個走繩索演員的表演。查拉圖斯特拉對人們如是說：

「我給你們講授超人。人是一種應該被超越的東西。你們都幹了些甚麼以便超越呢？」

「迄今，一切生物都創造了某些超越自身的東西。難道你們願做這巨浪中的落潮，守願退化為動物而不為超人嗎？」

「對人而言，猿猴是甚麼？一種可笑的動物，或一種痛苦的羞恥。對於超人而言，人也是可笑之物，或痛苦的羞恥。」

「你們走過了由蠕蟲變人的道路，可是你們中仍有許多人是蠕蟲。你們曾是猿猴，可現在的人比任何一種猿猴更猿猴。」

「即使你們當中的絕頂智者，也不過是植物和魔鬼的矛盾體和陰陽人。可我叫你們變成植物和魔鬼嗎？」

「你們看呀，我給你們講授超人！」

「超人是塵世的精義。讓你們的意志說吧：超人是塵世的精義！」

「我向你們發誓，弟兄們，**你們要忠於塵世**，別相信那些向你們侈談超凡脫俗的希望的人！他們不管有意無意都在放毒。

「他們都是蔑視人生的人，是瀕死者和毒害自己的人，塵世已厭倦他們，但願他們死去！」

「對上帝的褻瀆雖是最大的褻瀆，但上帝死了，故瀆神者也死了。現在，褻瀆塵世、尊崇高於塵世意義的不可知事物乃是最可怕之事。」

「靈魂曾輕蔑地注視肉體：當時這輕蔑是高尚無比

的——它希望肉體孱弱、醜陋、衰邁，企圖以此逃脫肉體和塵世。

「噢，這靈魂本身才是孱弱、醜陋和衰邁呢，這靈魂的極樂便是殘酷啊！

「但是，弟兄們，請告訴我：你們的肉體是怎樣在說你們的靈魂呢？你們的靈魂難道不是貧乏、齷齪、一種可憐巴巴的愜意感？

「真的，人是一條肮髒的河流。為了接納這條髒河，人們必須是海，且本身並不變髒。

「看呀，我給你們講授超人：超人即是海洋，你們的偉大輕蔑會在海中沉沒。

「你們有可能經歷的最了不起的東西是甚麼呢？是偉大的輕蔑時刻。在這一時刻，你們的幸福、理智和美德全都變得討厭了。

「在這一時刻，你們說：『我的幸福算得了甚麼！它是貧乏、齷齪、一種可憐巴巴的愜意感。我的幸福應為生存本身辯護！』

「在這一時刻，你們說：『我的理智算得了甚麼！理智對知識的渴求如同獅子渴求食物一樣嗎？它是貧乏、齷齪、一種可憐巴巴的愜意感！』

「在這一時刻，你們說：『我的美德算得了甚麼！它還沒有讓我激怒。我對自己的善與惡是多麼厭倦啊！這一切全是

貧乏、醜陋、一種可憐巴巴的愜意感！」

「在這一時刻，你們說：『我的正義算得了甚麼！我不認為我是火焰和燃料，正直之人才是火焰和燃料！』

「在這一時刻，你們說：『我的同情算得了甚麼！同情難道不就是那個十字架，那個愛人者被釘在上面的十字架嗎？我的同情不是磔刑。』

「你們如此說了嗎？你們如此喊了嗎？唉，但願我聽見你們是這樣喊了！

「不是你們的罪過朝天叫喊，而是你們的滿足感及其罪過中的貪婪朝天叫喊！

「閃電，用火舌舔食你們的閃電在何方？給你們注射疫苗的瘋狂在何方？

「看呀，我給你們講授超人——超人就是這閃電，就是這瘋狂！」

當查拉圖斯特拉作了如上的演說，人群中有一個人嚷道：「我們對那個走繩索演員耳熟能詳，現在也讓我們見見他本人吧！」所有的人嘲笑查拉圖斯特拉。但走繩索演員知道這話是衝他而發的，於是就開始表演。

四

查拉圖斯特拉凝視眾人，感到奇怪。他如是說道：

「人是一根繩索，連接在動物和超人之間——繩索懸於

深淵上方。

「越過去是危險的。在中途後顧、發抖和站立不動都是危險的。

「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是一座橋樑，而非目的。人之所以可愛，是因為他是一種**過渡**，一種**毀滅**。

「我愛那些不知如何生存的人們，哪怕他們是自我毀滅者，因為他們是過渡的人。

「我愛偉大的蔑視者，因為他們是偉大的欽慕者，是渴望過渡到另一邊的箭矢。

「我愛那些人，他們首先不在星球的彼岸尋找一個毀滅和犧牲的理由，而是為塵世而犧牲，使塵世成為超人的塵世。

「我愛那一類人，他活着為了求知，並通過求知讓超人有朝一日活着。於是他情願自己毀滅。

「我愛那樣的人，他工作和發明是為超人建造屋宇，為超人準備土地、動物和植物。於是他情願自己毀滅。

「我愛那些喜愛自己美德的人，因為美德是過渡的意志和渴望的箭矢。

「我愛那不為自己保留點滴智慧，而要完全成為自己道德理智的人，於是他作為理智過橋。

「我愛那從自己道德中確立自己的傾向、愛好與厄運的人，為自己的道德而活，或者為自己的道德而死。

「我愛那不願有太多道德的人，一種道德優於兩種道德，

因為它是懸掛厄運的多繩結。

「我愛那樣的人，他的靈魂慷慨大方，他不求謝，他不報答：因為他總是贈予，而不保存自己。

「我愛那樣的人，他擲骰子贏了會感到羞愧，他會問：我擲錯了嗎？——因為他決意毀滅。

「我愛那在行動之前口出金言的人，而且他恪守多於許諾，因為他決意毀滅。

「我愛那為未來辯護並救贖逝者的人，因為他決意為今人毀滅。

「我愛那樣的人，他因為愛神而懲罰神，因為他必須惹神發怒而毀滅自己。

「我愛那樣的人，他的靈魂在受傷害的情況下也深沉不露。他可能由於一個小小的經歷而毀滅：所以他很喜歡過橋。

「我愛其靈魂過於豐富而忘卻自我的人，萬物皆備於他，於是，萬物也就隨他一起毀滅。

「我愛那思想自由和心靈自由的人，他的頭只是心的內臟罷了，而心促使他毀滅。

「我愛所有這樣的人，他們如同從高懸於人們頭頂的烏雲裡降下的沉重雨點——他們宣告閃電的來臨，並作為宣告者而毀滅。

「看呀，我是閃電的宣告者，是從烏雲裡降下的沉重雨滴：這閃電就叫**超人**。」

五

查拉圖斯特拉說罷，又凝視眾人，沉默着。「他們站在那裡，」他內心在說，「他們在那裡發笑：不理解我，我的話對他們全是逆耳之言啊。」

「難道必先毀壞他們的耳朵以便他們用眼睛聽嗎？難道必須像擂鼓或像勸人懺悔的說教者那樣高聲快速講話嗎？抑或，他們是相信訥訥而言者嗎？」

「他們有某種引以為傲的東西，他們把這東西叫作甚麼呢？他們稱為教育，這使他們在牧羊人面前十分出眾。」

「所以，他們自然不願聽『輕蔑』這個詞。但我要說說他們的傲慢。」

「我要對他們說，最可蔑視的東西就是**最卑微的人**。」

查拉圖斯特拉對眾人如是說：

「人確立其目標的時候到了，人播種其希望種子的時候到了。」

「他的土地依舊充足，可這土地總有一天會貧瘠，耗盡，再也長不出參天大樹。」

「唉，人不再射出超越人的渴望之箭，這時代來了，它的弓弦已經忘記颼颼作響。」

「我告訴你們：人們內心必須混亂，方能誕生一顆舞蹈着的明星。我告訴你們：你們內心仍舊潛藏着混亂。」

「唉，人不再會誕生任何明星了，這時代來了。最可蔑視

的人的時代來了，這樣的人不可能蔑視自己。

「看呀，我給你們看這**最卑微之人**。」

「甚麼是愛情？甚麼是創造？甚麼是渴望？甚麼是明星？」——最卑微的人如是問道，眨巴着眼。

大地在他的眼裡變小了，最卑微者使一切都變小了，他在大地上蹦蹦跳跳。他的種族不會滅絕，猶如跳蚤一樣。最卑微者壽命最長。

「我們創造了幸福。」最卑微的人們說，並眨巴着眼。

他們離開了難以生活的地方，因為他們需要溫暖；人們還愛着鄰人，並在鄰人身上揉搓，因為人們需要溫暖。

疾病和不信任被他們視為罪過。人們小心翼翼地走進來，仍然被石頭和人絆得跌跌撞撞，這些人真是傻子！

間或存在一點點毒素，這製造了安逸的夢；但毒素過多又造成安逸的死。

人們依舊勞動着，因為勞動是一種消遣，但人們關心的是，消遣不傷害自己。

人們不再貧困，也不再富有，二者都過於煩惱。誰要統治？誰要服從？二者都過於煩惱。

沒有牧人的羊群啊！人人需求同一，人人都是一個樣，誰若感覺不同，誰就自動進瘋人院。

「前人無不癡狂。」——他們中最純潔之士如是說，並眨巴着眼。

人們很聰明，知道所發生的一切，所以他們嘲笑不止。人們依舊互相爭吵，但旋即和好——否則會敗壞腸胃。

人們白天和黑夜都有小小的慾望，但他們崇尚健康。「我們創造了幸福。」——最卑微者說，並眨巴着眼。

查拉圖斯特拉在此結束了首次講話，人們把它稱為「序言」。群眾的喧嘩和樂趣打斷了他。「你把這個最卑微的人交給我們吧，噢，查拉圖斯特拉，」——他們如是叫嚷——「把我們變成這樣的人吧！那我們就贈給你超人！」所有的人歡呼雀躍，迸發出咋舌的聲響。查拉圖斯特拉覺得悲哀，內心在說：

「他們不理解我：對於他們，我的話都是逆耳之言。我在山中生活過久，聆聽溪水和樹木過久，我現在像牧羊人對他們講話。

「我的靈魂平靜而明亮，宛似清晨的群山。可是他們認為，我冷酷，是開着可怕玩笑的嘲諷者。

「於是他們盯着我看，並且發笑。他們一面笑，一面恨我。他們笑裡藏冰。」

六

這時，使每個人瞠目結舌的事情發生了，因為走繩索演員開始了表演。他從一道小門出來，順着張在兩塔之間、高懸於市場和群眾上空的繩索走去。當他走到中途，那道小門

復又打開，一個類似小丑、渾身斑駁陸離的傢伙跳將出來，快步跟在走繩索者身後。「向前走啊，癩腿，」他叫喊着，聲音很可怕，「向前啊，懶鬼，走私商，蒼白臉！我不會用腳踢你！你在兩塔之間幹啥？你該待在塔內，人們應把你關在那裡，你擋了路，擋了一個強於你的人的自由之路！」——隨着每句話他越來越迫近走繩索者，在他離演員還有一步遠的當口，發生了使每個人瞠目結舌的可怕之事——他像魔鬼一般發出一聲吼叫，從擋道者身上跳過去。擋道者看到競爭對手獲勝就失去了冷靜，手忙腳亂，丟掉手裡的平衡竿，一頭栽下去，比竿子落下還要急速。市場此刻猶如風暴來臨的大海，眾人作鳥獸散，互相踐踏，尤其在走繩索演員落下的地方。

查拉圖斯特拉站在那裡未動，那演員恰好跌落在他身邊，跌得支離破碎，傷痕纍纍，但還未死。俄頃，跌傷的人甦醒過來，見查拉圖斯特拉跪在身邊，終於開口問道：「你在這裡幹甚麼？我早就知道，魔鬼會向我伸腿，現在魔鬼要拖我進地獄了，你想阻止他嗎？」

「我以人格擔保，朋友，」查拉圖斯特拉回答，「你所說的一切都不存在，不存在魔鬼和地獄，你的靈魂將比你的肉體死得更快，甚麼也別怕！」

這人疑惑地仰視。「如果你說的是真話，」他接着說，「即使我失掉了生命也沒有失掉甚麼，我比那畜牲也強不了

多少，人們用鞭子和食物教畜牲跳舞。」

「不，」查拉圖斯特拉說，「你在危險中從事你的職業，這沒有甚麼可輕視的。現在你因職業而犧牲，所以我要親手安葬你。」

查拉圖斯特拉說這話的時候，瀕死者不再答話。他移動着手，似乎在尋找查拉圖斯特拉的手，以表感謝。

七

這時天色向晚，市場隱蔽在幽暗裡，眾人散去，即便是好奇和吃驚的人也已厭倦了。但查拉圖斯特拉依舊傍着死者坐在地上，他陷入沉思，所以忘記了時間。夜幕終於降臨，一股冷風吹到孤寂者身上，查拉圖斯特拉站起來，心裡在說：

「真的，查拉圖斯特拉今天美美地捕了一次『魚』！但捕獲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具屍體。

「人的生存是可怕的，且總無意義，一個搞惡作劇的人可能成為它的厄運。

「我要向人們講授生存的意義，這意義就是超人，是烏雲裡的閃電。

「可我離他們尚遠，我的思想與他們的思想不能溝通。在他們看來，我仍是介於傻子和死屍之間的族類。

「黑夜沉沉，查拉圖斯特拉的道路也是漆黑一團。來，你冰冷而僵硬的伴侶！我要背你到我親手葬你的地方去。」

八

查拉圖斯特拉內心如是說着，就背着死屍出發，還未走出百步，便有一人躡手躡腳溜到他身邊，對他耳語——瞧，這個耳語者就是在塔樓裡搞惡作劇的傢伙——「噢，查拉圖斯特拉，你離開這個城鎮吧！」他說，「此地恨你的人多如過江之鯽。善良和正直的人們恨你，他們稱你為仇敵和蔑視者；正統的宗教信徒們恨你，說你危及大眾。人們取笑你，這是你的幸運。你說話就像一個搞惡作劇的人，真的。你與這個死狗為伍，這是你的幸運；你如此委屈自己，今天算是拯救自己了。你離開這個城鎮吧——要麼，我明天躍過你，活人躍過死者。」說罷，這人就不見了。查拉圖斯特拉繼續在漆黑的巷中向前走。

在城門邊，一些掘墓人與他邂逅，他們用火把照他的臉，認出他是查拉圖斯特拉，便對他尖刻挖苦：「查拉圖斯特拉背着死狗走，查拉圖斯特拉當起掘墓人來啦，妙！對付這塊烤肉，我們還怕弄髒手哩。查拉圖斯特拉大概想從魔鬼那裡偷走這塊肉吧？好！可以飽餐一頓啦！但願魔鬼這小偷不比查拉圖斯特拉高明！——魔鬼會偷了他們兩個，把他們倆全吃掉！」他們相互笑着，把腦袋聚在一起。

查拉圖斯特拉對此一言未發，只顧走路。他走了兩個小時，途經森林、沼澤，常常聽到餓狼的嗥叫。他也覺得餓了，於是在一間孤零零的房前駐足。屋內亮着燈。

查拉圖斯特拉說：「飢餓像個強盜襲擊我，在森林、沼澤和深夜，它都襲擊我。」

「我的飢餓有着奇特的興致，它常常在飯後來。可是今天整個白天都沒來，它白天躲到哪裡去了呢？」

查拉圖斯特拉說着就去敲房門。一位老人出現了，他拿着燈，問：「是哪位來我這裡，在我睡眠不安的時候？」

「一個活人和一個死者，」查拉圖斯特拉說，「請給我一點吃的喝的吧，白天我忘記吃喝了。有一句名言說，給飢者以食物的人也振作自己的心靈。」

老人退去，立即給查拉圖斯特拉奉上麵包和葡萄酒。「對於飢者來說，這裡可是個危險之地，」他說，「所以我居住在此，野獸和人都來找我這個隱士。也叫你的夥伴吃點喝點吧，他比你還累呢。」查拉圖斯特拉答道：「我的夥伴死了，我很難勸他飲食。」「這與我不相干，」老人咕噥道，「誰敲了我的房門，誰就必須接受我提供的東西。你們吃吧，再見！」

查拉圖斯特拉接着又走了兩個鐘頭，他信賴這條道路和星光，因為他慣於夜行，喜歡看萬物熟睡的臉。東方破曉之際，他已置身於一片幽深的森林中，再也找不到路了，於是把死者放在頭頂一棵空心樹內——要保護他不被狼吃——自己則躺在苔蘚上，立即進入夢鄉。身體疲憊不堪，心靈平靜如水。

九

查拉圖斯特拉睡了很久，朝霞和上午的時光都從他的臉上走過去了，他終於張開眼，驚異地凝視着森林和寂靜，也驚奇地窺視自己的內心，接着一躍而起，宛如一位航海家驀然發現陸地，歡呼着，因為他發現一個新的真理。他內心如是說：

「我突然明白了：我需要伴侶，活的伴侶，而不是我背着向某處去的死屍。

「我需要跟隨我的活伴侶——因為他們願意跟隨——我要去我想去的地方。

「我突然明白了：查拉圖斯特拉不願對民眾說話，而願對伴侶說話！查拉圖斯特拉不應成為烏合之眾的牧人和牧羊狗！

「把許多人從人群中引誘開——這就是我出來的目的。讓民眾和人群怨恨我吧，查拉圖斯特拉要把牧人稱為強盜。

「我這樣稱呼牧人，可他們自稱善良正直之人。我這樣稱呼牧人，可他們自稱正統宗教信徒。

「瞧這些善良正直的人們！他們最仇恨誰呢？最仇恨破壞他們價值體系的人，最仇恨破壞者、違法者——但破壞者和違法者是創造者。

「瞧這些最虔誠的信徒！他們最仇恨誰呢？最仇恨破壞他們價值體系的人，最仇恨破壞者、違法者——但破壞者和違法者是創造者。

「創造者尋求的是伴侶，而不是屍體，也不是烏合之眾和教徒。創造者尋求的是能一道創造的人，他們是在新標牌上寫上新價值的人。

「創造者尋求的是伴侶和一道收割的人。因為萬物在創造者那裡都已成熟了，可收割了，可他缺少一百把鐮刀，所以他只得用手拔穀穗，故而惱怒。

「創造者尋求的伴侶是知道如何磨快鐮刀的人。人們稱他們是毀滅者、善與惡的蔑視者。可他們是收穫者、歡慶者。

「查拉圖斯特拉尋求一道創造、一道收穫和一道歡慶的人。他與烏合之眾、牧人和屍體有甚麼關係呢！

「你，我的第一個伴侶，永別了！我把你妥善地葬在空心樹裡，我把你妥善藏匿而不致受狼侵害。

「我要離你而去了，時不我待。在曙光和曙光之間，我明白了一種新的真理。

「我不應做牧人，不應做掘墓人，我從此不願對民眾講話，對死者說話也是最後一次。

「我要與創造者、收穫者和歡慶者為伍，我要指給他們看達到超人處的彩虹和階梯。

「我要對隱士唱我的歌。凡是有耳朵聆聽那些聞所未聞之事的人，我要用自己的幸福致使他們心情沉重。

「我要達到我的目標，我邁着我的步伐；我要越過那些惱怒者和不可靠的人，但願我的進程就是他們的滅亡！」

十

查拉圖斯特拉內心說完這些話，已是太陽當頂之時。他聽見一隻鳥的尖叫，於是疑惑地朝高空一望。瞧！原來是一隻鷹在空中作長距離盤旋，身上還掛着一條蛇呢。這蛇不像是鷹的獵物，而像朋友，因為它是纏繞在鷹的脖子上的。

「這是我的動物！」查拉圖斯特拉說道，由衷地感到欣喜。

「太陽下最驕傲的動物和最智慧的動物——它們是出來作偵察的。

「它們想知道查拉圖斯特拉是否還活着。真的，我還活着嗎？」

「我覺得在人群裡比在動物中更危險。查拉圖斯特拉走着兇險之路。但願我的動物引領我！」

查拉圖斯特拉說罷，就想起森林中那位聖者的話來。他歎口氣，內心又說：

「但願我更聰明些！但願我徹底聰明，就像我的蛇一樣！」

「我把不可能之物請到這兒來，我請我的驕傲與我的智慧永遠同行！」

「如果我的智慧有朝一日離開了我——唉，它喜歡飛走——那就讓我的驕傲與我的愚昧同飛！」

如此，查拉圖斯特拉開始了他的毀滅。

查拉圖斯特拉的演說

論三種變形

我給你們說出三種變形：精神怎樣變為駱駝、駱駝怎樣變為獅子、獅子怎樣變為孩子。

對於強大的、有負載能力的精神而言，存在着許多沉重之物。這精神包含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東西：它的強大要求負載沉重，甚至最沉重之物。

甚麼東西沉重？有負載能力的精神問道，它像駱駝一樣跪下，願意儘量馱載。

你們這些英雄們，甚麼東西最沉重呢？有負載能力的精神如是問，並說我可以馱載，對於馱載，我的強大是很高興的。

這是不是精神的自我貶抑、刺傷驕傲的自我貶抑？是不是精神在炫耀它的愚蠢以嘲諷它的智慧？

或者，這是不是當我們事業有成之時而與事業告別，登上高山以引誘誘惑者？

或者，這是不是以知識的櫟果和草芥為食，為真理之故而讓靈魂忍飢捱餓？

或者，這是不是患病，打發安慰者回家，是不是與從未聽到過你的意願的聾子締結友誼？

或者，這是不是躍入髒水，倘若這是真理之水，就不拒斥冷的青蛙和熱的蟾蜍？

或者，這是不是愛那些蔑視我們的人，同企圖恫嚇我們的魔鬼握手？

有負載能力的精神要馱載這一切最沉重之物，猶如滿載重物而匆匆走向荒漠的駱駝。精神也正是這樣匆匆走進荒漠。

然而，在寂寥的荒漠中發生了第二次變形：精神變成了獅子，它要為自己奪得自由，做自己沙漠的主人。

它在此尋找它的最後一位主子，它要與之敵對，與它的最後一位神明敵對，為勝利起見，它要同巨龍搏鬥。

這巨龍——精神再也不願管它叫主子和神明——究竟是甚麼呢？這巨龍叫「你應該」，可獅子的精神說「我要」。

「你應該」躺在獅子的路上，它是帶鱗甲的動物，金光燦燦，每片鱗甲上閃耀着金燦燦的「你應該」！

千百年的種種價值在這些鱗甲上閃耀，龍中之最強者如是說：「事物的一切價值——全在我身上閃光。」

「一切價值均已被創造出來，而一切被創造的價值——便是我。千真萬確，不再存在『我要』！」巨龍如是說。

弟兄們，為何需要獅子精神呢？甚麼東西使這個可負重的、採取拒絕態度的、令人肅然起敬的動物不滿足呢？

創造新價值——獅子尚無這種能力，可是，為着新創造，必須為自己創造自由——這，獅子的力量可以勝任。

為自己創造自由，對義務說個神聖的「不」字，弟兄們，做這件事就需要獅子呀。

獲得創造新價值的權利——這對於一個有負載能力、令人敬畏的精神而言是最可畏的舉措。真的，這對它來說是一種掠奪，是掠奪性猛獸的事業。

它曾把「你應該」當成它的至聖而喜愛，現在它必須在至聖中找出癡狂和放任，以便從它的愛中掠奪自由，為了掠奪便需要雄獅。

弟兄們，請告訴我，孩子能做甚麼呢？他能做獅子無能為力的事嗎？為何猛獅還要變成孩子呢？

孩子清白無辜、健忘，是一個新的開始、一種遊戲、一個自轉的輪子、一種初始運動、一種神聖的肯定。

是啊，為了創造的遊戲，弟兄們，需要一種神聖的肯定：精神需要肯定的意志，失去世界的重獲世界。

我已對你們講了精神的三種變形：精神怎樣變駱駝、駱駝怎樣變獅子、獅子怎樣變孩子。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當時他滯留在一個名叫「花斑牛」的城鎮裡。

論道德講壇

人們在查拉圖斯特拉面前誇耀一個智者，智者善於講授睡眠和道德，為此，他深受人們的尊敬和報答。所有的青年坐在他的講壇前。查拉圖斯特拉走向講壇，與所有的青年坐在一起。這位智者如是說：

睡眠之前要懂得尊重和知羞恥，此乃第一要務！要遠離那些睡眠差的人和守夜者！

小偷在睡眠之前還知羞恥，他總是整夜在悄然偷竊，而守夜者則恬不知恥，他無恥地背着號角。

睡眠並非微不足道的藝術，它使人整個白天醒着成為必需。

白天，你不得不克制自己十次，這會造成十分疲倦，此乃靈魂的罌粟。

你又不得不同自己和解十次，因為克己是十分痛苦的，不和解的人睡眠不安。

你不得不在白天找到十個真理，否則夜間還要尋覓真理，而你的靈魂仍不滿足。

你不得不在白天笑十次並保持愉快開朗，否則胃——這悲愁之父——就會在夜間打擾你。

少數人知道：為了睡得香，人們必須具備一切道德。我